

英

烈

全

傳

英

烈

全

傳

繡像京本雲合奇踪玉茗英烈全傳卷六

稽山徐渭文長甫編

第四十三回 損大將日現黑子

江山牢落路煙迷

劍氣縱橫夜欲低

嶺下捲旗鵠顧影

湖邊移寨鳥驚啼

碧梧秋老稍頭淚

宮樹春深草底淒

爲應日中摩黑子

狡獪百戰夕陽西

且說元將阮德柔把守建寧。却有陳有定從汀州逃脫來見那德柔。聽了朱亮祖劈開石壁殺傷軍士希奇的事。幹便說仁兄此來我爲你去報讐。此地離處州界限不遠。我如今點兵四萬屯住錦江。復領一枝兵。遶出處州山背。便當一鼓攻破城池。有

定接應道。絕好絕好。就整頓軍馬起行不題。却說處州鎮守大將姓胡名深字仲淵。此人沉毅有守。智勇雙全。且又評論時文。高出流輩。大小三軍沒一個不畏之。如神親之如父。真是個浙東一方保障。探子報知信息。他便上了弓弦。出了刀鞘。統領鐵甲軍三千上馬出城迎敵。正遇有定兵到。兩邊射住了陣腳。那有定看了胡深不多人馬。便縱馬直殺過來。胡深就把大刀抵住你東我西。你來我往。戰五十餘合。胡深陣上的兵十分精猛。各自尋個對手相殺。殺得有定陣中旗倒盔歪。十停之中。留有五停。有定大是輸魂喪胆。天色已晚。兩家收兵。明日再戰。有定自回本陣去訖。胡深領兵入得城來。恰好兒子胡禎迎著。說今

日之戰雖荷主上洪福得勝。但父親何以不着孩兒出陣決要

自戰此意何如。胡深說道：你不曉得，那有定因輸與朱亮祖了。又失了若干地方。此行仗倚阮德柔恢圖報復其勢，必勁其謀，必深。你們少年人，那識行兵神妙？但我今日雖然得勝，此賊明日必定另有詭計。接應我師。我前日接主公密札，分付說：日中有黑子，主東南主將不利。我連日坐臥不安，心神若失。不意此賊攪擾界限，儻有疎失，我當萬死以報主公。爾爲我子，更宜戮力爲國家盡忠。爲父親爭氣。言畢，不覺淚下。胡禎慌忙答應道：父親放心。料然必勝。軍中把酒已罷。次日黎明時候，胡深傳令軍中造飯，結束齊整。三千鉄甲軍，沒一個被半點傷痕。正要上馬，只見走過兒子胡禎來說：父親今日可令孩兒當先搦戰，稍替你氣力。父親可中軍壓陣。胡深笑道：孩兒不須掛心。我今

日若不出陣。那有定便說我氣力不加。反喫賊人笑侮。你但可領屯兵鎮守城池。分付纔罷。便跳上馬。把身子一扭。那馬飛也似當先去了。剛剛排列陣勢完成。早有陳有定前來大叫道。胡將軍。你可出來相對決個勝負。胡深聽了。便說。陳元帥。你爲何迷而不悟。你陣上甲兵四萬。到晚點數不上二萬有零。我兵三千。公然全軍而返。昨日之戰。已見分明。元帥何不順天來歸。我主公仁聖英明。羣臣樂爲之用。不久四海自當混一。昔日竇融歸漢。至今稱爲哲人。元帥請自三思。何苦傷殘士卒。有定聽了。一會也不回報。驅兵徑向陣中殺入。胡深大怒。領動三千鉄甲。直入重圍。把那賊人寨柵登時砍倒。殺到核心。那二萬餘人又去了十分之四。有定大躍勒馬向建寧路上逃走。胡深縱馬趕

來約有二十餘里。看看較近。那有定心下轉說。前者被朱亮祖出奇奪去了建陽崇安汀州等地。無可容身。幸有阮德柔肯分兵與我報仇。今有剩得殘兵萬餘。雖然同去。何面目見江東父老。諒他後面又無接應兵馬。不如拚死與他再戰。這也是胡深命合當休。上應天象。那有定大喊一聲。轉馬來殺胡深。也道你正該就死。兩馬正將湊頭對敵。誰想胡深坐的馬被那旗旛一動。日光徑射過來。只道是什麼東西。把雙腳一跳。湊巧前腳踏。上嵌着一把長草。那草披披離離。帶着後蹄一絆。絆倒在地。胡深雖便跳下馬來。恰被賊兵撓鉤搭住不放。衆軍便活縛了過去。三千鉄甲軍。直衝過來救應。那有定奮力殺奔前來。無可下手。三千鉄甲軍士只得含淚。迤回報。胡禎得知。那有定見軍士

回散。便縱馬先回建寧城中。見了阮德柔。說捉得大將胡深來。到德柔大喜。就請有定。暫回本館。解甲安息。待衆軍解到胡深。方請公堂筵宴慶賞。有定回至本館。未及半刻。衆軍把胡深解到。有定便下階解去了縛說。且請上堂講話。胡深只得上堂。便開口說。既然被擒。願付一死。倘如釋放。便當與公同事。聖明不枉了君明臣良。大理說了。又說勸了。又勸。有定心中甚是尊愛。館門上元將阮德柔處。屢次打發人來請赴筵宴。因有定聽了。胡深言語不見發付。只是沉吟。便不敢上堂相稟。誰想德柔這賊。坐在自己堂中。正要十分施逞快活。怎奈二三十替差來接的人。都不去回復。忍耐不住。便放開脚步。走到館前門首。大喝。陳將軍把這胡深一刀兩斷。便了。何必待他說張說李。終不

然放了他不成。有定慌忙下堂迎著。那德柔已到堂前。喝令衆軍把胡深斬訖報來。連有定也沒做理會。頃間軍士獻了首級。德柔自同有定到府中筵宴。話分兩頭。那胡深兒子胡禎在城上自早盼望到晚。杳無消息。自要領兵出陣接應。又恐孤城失守。正在狐疑。不覺心飛肉跳起來。胡禎心上不安。却有一種口裡說不出的光景。隔不多一會。鉄甲軍士到來。訴說馬絆被捉事情。胡禎放聲大哭。哀動三軍。暈倒了半日。方醒。次日卽申發文書。知會四面支應。一面備將事務上表。奏聞太祖。申請急調將官把守。不在話下。却說朱亮祖承命攻取江州等處。得勝而回。不一日來到金陵。次日入朝。朝見行禮畢。出班將前事一一面奏。太祖不勝歡喜。便令御馬監將自己所乘駿馬并庫中取

彩段八表裏。賜與亮祖。亮祖拜謝出朝。只見殿中走過一個使臣。將表章托在手內。口裡報道。臣處州府鎮守胡深子胡禎。遣來奏聞的表章。太祖聽了胡深子胡禎五字。喫了一驚。便問說。胡元帥好麼。那使臣不敢接應。只是兩眼中汪汪淚如雨下。太祖慌忙把表章讀看。方知胡深被害。便對宋濂說。胡將軍文武全才。吾方倚重。不意竟爲有定這賊所害。因追贈縉雲伯。遣使到處州致祭。就蔭長子胡禎。處州衛明爲將軍。指揮僉事之職。正在調遣間。恰好徐達領兵也回見太祖。太祖見了。問說。呂珍消息。徐達回奏說。呂珍聞主公取了湖廣。因遁跡蘇州。那左君弼來攻牛渚渡。幸托主公洪應。殺臣連敗六陣。追至廬州。左君弼復棄廬州。北走陳州。臣卽俘其老母妻子。解送軍前。太祖令

將君卿家屬擇深大官舍寄寓支領官俸優卹降養卽對徐達  
說前者軍師劉基在豫章江西古名別我時曾言日中有黑子  
相盪主損東南方大將之象今胡深與陳有定相持馬蹶被縛  
不屈而死大可痛憐我今思量向廖永安領兵往救常州被呂  
珍所獲後來我兵活捉了張九六他要將永安來換彼時不知  
主何意思不換與他至今守義不屈被其羈縻你可分付中書  
寫誥與他遙授光祿大夫程國江淮行省平章事楚國公以表  
孤家不忘遠臣至意徐達領命而出

第四十四回 常遇春收伏荆襄

凍雲垂垂雪欲墮

忽然溫詔移江右

憔悴寒衣春頓生

相語皇仁天地厚

屠蘇酒透一新春

因窺讐敵職君臣

恭良原是天然性

爲笑愚痴昧本真

悔彼從頭多反覆

更有災鬼多踴躍

二十餘萬烏合兵

何以周親建大纛

數行鉄騎搗中堅

裏外聲呼聲振天

東禦僞周南靖楚

幾人勲烈勒凌烟

李岐陽 常忠武

武順鄧王歷可數

只憐羅睺亦星精

永嘉功績誰究取

青史編編久更新

疆場血戰苦何辛

應知愛屋憐烏者

寧置鴻功付鬼憐

携壺醉客聽新聲

化日春深天地清

那思今日歌吹地

多少英雄幹得成

話說太祖因胡深不屈身死。轉展念及廖永安。陷於張士誠守義有年。遙授官爵。與中書寫誥。與他家內。以勵忠貞。蚤有細作報與士誠得知。且說太祖加稱吳王。封號等事。士誠因自稱爲帝。改國號爲大周。改年號爲天祐。立長子張龍爲皇太子。以次子張豹。張彪。張虹。總理軍國重事。以大元帥李伯昇領兵十萬。把守湖州。以潘原明領兵五萬。把守杭州。阻塞錢塘江口。以萬戶平章尹義住守太湖。封弟張士信爲姑蘇王。李伯清爲右相。一面還請命于元朝。而今他也曉得元朝遮護他不得。且做事還有妨碍。盡把監制他的元臣一一逼脅身死。放情自縱。每常只有隄防。朱家兵馬征伐浙右。意思這也謾題。且說常遇春

同鄧愈領兵進攻贛州。賊將熊天瑞從東門外十里列陣迎敵。相持日久。勝負未決。太祖乃遣左司郎中汪廣洋前往叅謀。因論遇春等說天瑞困守孤城。猶之龍禽阱獸。諒難逃脫。但恐破城之日。殺傷過多。惟爾須以保全生民爲心。一則可爲國家使用。二則可爲未附者勸。三則不妄誅殺。子孫昌盛。漢時鄧禹可。以爲法。前者友諒旣敗。生降諸軍。或逃歸者。至今軍爲我用。民爲我使。後克武昌。嚴禁軍士入城。故得全一郡生命。苟得郡而無民。雖有何益。廣洋來到軍中。傳諭上命。當時暮冬。天氣西江近贛諸地。頗苦嚴寒。聞有天命來諭。保全民命的話頭。便覺陽和春色。一時照臨。都如挾纊一般。挾纊着錦也。遇春見天瑞拒守益堅。因命軍中深掘溝池。廣立柵櫓。周圍匝遶。以防四面救。

援且絕城中往來信息。日復一日。已是元至正二十五年歲在乙巳正月元日。常遇春等領諸軍在贛州。東向金陵稱臣。祝壽呼聲動地。那天瑞在城上遙望了一會。對那些軍士說。朱家臣子真好。真好禮體。似此光景。頗有一統規模。但未識朱公德量何如。前聞有使到軍中傳諭。不許妄殺。未知果否。自言自語下城。調遣軍士把守。此時春氣已動。我軍倍加精形。又將半月。天瑞自揣力不能支。只得寫了降書。開門送至。遇春寨內。遇春細看了來情。并問來人。心事已知。天瑞困迫。因對來人說。前日我王駕到江西。你將軍也是投降。收了我王許多賞資。不意復生反心。勞我師旅。今日本當不受純降。但我若爲你將軍一人之頭。帶累許多無辜之衆。你如今可回去報知。說叫他再自清夜。

細思不可造次做事。儻或目下勢迫而降。後來仍如今日叛逆。天兵所到。決不容情。那人得令回城。備講了。這一番話。次日天瑞親到軍門。負荊納款。遇春因傳令諸軍。不許攪動村居百姓。各守隊伍。儻有一軍走入民居者。則足示衆。號令已畢。止率從者十人進城。檢點戶籍。釋放了無罪良民。將存有倉儲盡行給散。遠近人民。以濟騷擾之苦。一回申奏金陵。一回傳檄南安南雄韶州等郡。曲諭主上德意。諸處望風而降。因令原守韶州同簽張秉彝仍守韶州。指揮王岫守南雄。自己統領三軍。不一日。至金陵。太祖臨御戟門。頒賞犒勞有差。因對遇春說。聞將軍破陣不殺。足稱仁者之師。卽曹彬之下江南。何以如此。天賜將軍以隆我國家。予深有賴焉。又思安陸及襄陽一帶地方。正是

江西肩背不可不取。還煩將軍一行。遇春拜謝賞資。日銜新命。卽日出城。往荆楚進發。荆楚湖廣一省。古名不題。且說僞周張士誠。元帥李伯昇。見我兵往。上江西帶征。取湖廣諒來無事。悄地率衆二十萬。星夜兼程而進。竟把諸全新城圍住。主將胡德濟堅守。卽遣使往李文忠處求救。文忠得報。便率兵來援。未至新城十里。士名龍潭地方。文忠傳令前軍據險安營。搦戰。德濟知文忠已到。遣人問道。對文忠說。衆寡不敵。姑宜少待。大兵一齊攻。殺方保無虞。文忠對來使說。以衆論則我非彼敵。以謀論則彼非我敵。昔謝玄以八千人破苻堅八十萬雄兵。若未與戰。便遽退避。則彼勢益熾。縱有大軍到來。難爲攻矣。莫若與之一戰。死中求生。正在今日。遂下令說。彼衆而驕。我寡而銳。可一戰而